



張光直文學作品集

張光正 編

前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名考古學家張光直，  
在學界卓有聲譽；  
但讀過他文學作品的人卻不會很多。  
所以本書出版，使讀者領略到  
這位考古學人的文學才藝；  
並通過文學作品，  
瞭解他在專業之外的情感思緒。

ISBN 986-7359-14-3



9 789867 359148

95.00  
00250



定價：250 元

張光正 編

張光直文學作品集

# 張光直文學作品集／考古學家張光直文學作品集粹

編者 張光正  
發行人 黃溪南  
主編 洪宜勇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 五九六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treview@ms47.hinet.net](mailto:st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理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〇二) 二三六七七八七八 傳真：(〇二) 二三六七七四三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二三五)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十樓

電話：(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八 傳真：(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三

香港總經理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三〇之三二號華耀工業中心十四樓一〇室

電話：(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八九八 傳真：(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〇〇五

澳門總經理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一二九號地下

電話：(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偉旭資訊工作室 (〇二) 二二一〇八五五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一七三三六四三

出版 二〇〇五年三月

定價 二五〇元(平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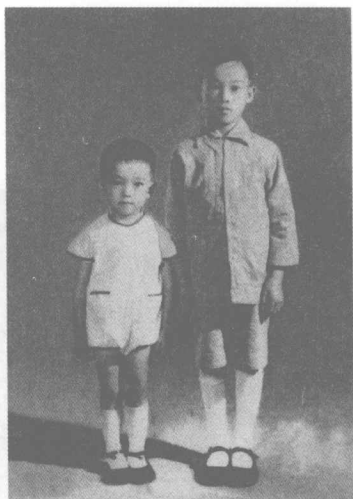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986-7359-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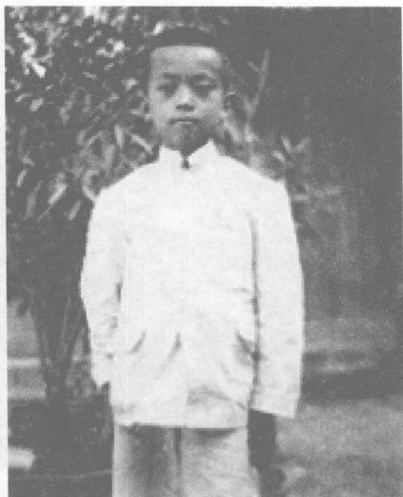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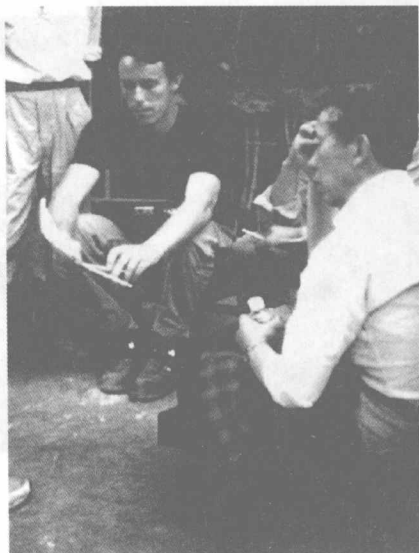
▲作者 1994 年 4 月攝於台北板橋林家花園。



▲張光直（左）與兄（張光正）  
幼時在北平合影（約 1935 年）。



▲在北平師大二附小讀書時  
（約 194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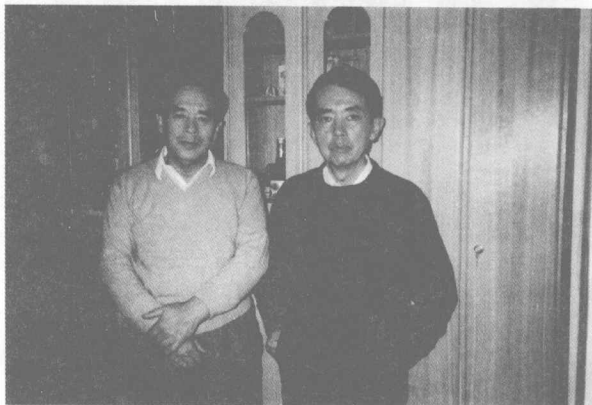
▲在河南安陽考古現場（約 1994 年）。



▲在北平師大二附中讀書  
時（1945 年）。



▲在美國波士頓家中（1981年）。



▲在北京長兄（張光正）家中（1987年）。



▲1995年12月，張光直（右）與兄（張光正）同台灣女作家林海音在台北「張我軍學術研討會」會場合影。



▲1980年夏，張光直（左）與兄合影於北京西單手帕胡同故居門前。



▲1987年9月16日在進入人民大會堂接受鄧穎超單獨接見前留影。



▲1995年12月，與兄（張光正）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合影。



## 向台灣讀者說幾句話

張光正

張光直在家鄉有眾多的師生、親友、同窗、同事，但讀過他文學作品的人卻不會很多。所以本書在台灣出版，使讀者領略這位考古學人的文學才藝，並通過文學作品瞭解他在專業之外的情感思緒，當會有所助益。

光直在台灣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到來前夕，坐過一年牢獄。照他的說法，這牢獄之災「影響了他一生做人的態度」。這個影響裡是否也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呢？事實上，此後他主要埋頭學術研究，很少發表政治言論。但在祖國大陸和台灣，他都會碰到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自己究竟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他的回答是：「毫無疑問的，是台灣人，是番薯人，但也是閩南人，中國人。」（見《番薯人的故事》）在另一篇文章裡則更加直白地坦言：「我是中國人，愛國是天經地義的。」（見一九九五年七月十日台灣《聯合報》）

上世紀八〇年代以後，台灣島內「本土化」口號甚囂塵上，張光直認為學術上的「本土化」主要是指反對「食古不化」和「拿西方的東西到台灣套用」，但不能因此而「劃地自限」；「不能只學三百年間一個島嶼（指台灣）的歷史，而漠視或拒絕整體大文化環境，不知台灣文化歷史的來源，這是短視的作法。」這些觀點豈非同「台獨」先生們「去中國化」的「本土化」大相徑庭麼？

寫到這裡想起件事：在光直赴台就任「副院長」時，「中研院」的杜正勝「院

士」在刊物上發表篇關於光直的文章，其中除「蜚聲士林」、「載譽天下」、「敦厚謙沖」、「容納異己」等溢美之詞外，還特別稱讚他「一向治學格局之宏大，把台灣、中國放在全人類文明發展的架構中來考量，對日益狹隘化的本土思潮無異是暮鼓晨鐘。」但曾幾何時，這位後來仕途得意的杜先生卻杜撰出「同心圓」說，把台灣史割列出中國史；又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弄了個不倫不類的「福爾摩沙大展」；還別出心裁地把台海兩岸地圖倒轉九十度，使台灣置於祖國大陸之上，以迎合「獨派們妄自尊大的虛幻心態。總之，他竭盡所能賣力充當「日益狹隘化的本土思潮」幹將角色，至於他送給張光直「暮鼓晨鐘」那個光環，事實證明不過是「口是心非」而已。

編輯這本文集原為紀念張光直逝世三週年，卻因故拖到二〇〇四年十月才正式在北京出版。因此在台灣出版就拖到了二〇〇五年初，成為逝世四週年的紀念了。但二〇〇五年恰逢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這個週年紀念日對張光直來說，又有著他本人生前的特殊感受，閱讀本書《抗戰與學術研究——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一文，即可明瞭。

二〇〇五年一月五日於北京

## 編者的話

張光正

張光直（一九三一—二〇〇一）原籍台灣台北板橋，出生於北京。十五歲隨父母遷返台北，就讀於建國中學。一九四九年在台當局鎮壓進步學生的「四·六」事件中被捕坐牢一年。出獄後入台灣大學考古系，後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曾任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哈佛大學講座教授及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被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及文理科學院院士；為祖國大陸多座大學聘為榮譽（客座）教授。出版有《中國青銅時代》、《古代中國考古學》、《中國考古學論文集》、《考古人類學筆記》等中外文學術著作。二〇〇一年一月病逝於美國波士頓，享年七十歲。

張光直自幼受其父台灣老一輩文學家張我軍影響，酷愛文學。在台北讀高中時，就以「張植」、「小生」、「何無感」等筆名，投稿《新生報》發表文學作品多篇。上世紀八〇年代，以「吳襄」為筆名，在旅美華人刊物用「小人物速寫」欄目發表小說三篇，全文未寫完即終止。一九七五年在台編輯出版張我軍先生的第一部文集，繼而再版為《張我軍詩文集》。逝世前又在台撰寫出版回憶錄《番薯人的故事》一書。其文學作品別具一格，頗為讀者欣賞，說他「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天賦」；「文風優雅，不事渲染，而且常常蘊含機智。」（見羅泰《追憶張光直》一文，載於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四海為家》）張光直自己也說過：「如果不去從事考古，也許會成為作家。」

二〇〇二年八月，北京《人民日報》刊出題為《張光直的精神魅力》的文章，

說：「凡與他交往的人，都說他的為人厚道，學問了不起」；認為他「往來各地，溝通有無，胸襟博大，最少偏見，真正可以說得上是國際化的學者」；而且「還是一個鄉情濃厚，再普通不過的中國人。」可見在他逝世後，懷念者不僅限於親友和考古界人士，而他的資質、才氣和品德，還有待從更寬廣的角度加以審視。這是我答應為出版社編輯這本紀念他逝世三週年一書的重要原因。

張光直的文學作品由於是業餘創作，數量不多，凡收集到的都已收進本書。《中國文物報》曾開闢專欄發表過他的一百篇短文，台灣報刊也登載過他的一些雜文，大都是用文學筆法寫有關考古方面的評論，本集僅收入少量作為範例。其中有兩篇文章是他同記者和學者對話紀錄，以及寄給我的十封來函，涉及文化和文學問題，述及他對一些問題的觀點，故全文或摘要編入書中，以饜讀者。

《番薯人的故事》是張光直最後遺作，書中首次披露他在「四·六」事件坐牢時親身經歷過的一些鮮為人知的見聞，引起海峽兩岸讀者的興趣。此書原稿曾寄交給我徵詢意見，因他的病重和錯過彼此見面機會，未及當面交換意見，書即在台倉促出版。現將我對書中一些人和事的背景資料以及原稿錯情校正撰文附於其後，以茲彌補。

本書附有光直幾位親人、至友、同道及學生對他的回憶和悼念，這些文章有的從未發表過，有的散見於一些報刊。現僅擇其中少量刊出，以紀念他的逝世和作為讀者了解他生前在作文和做人方面情形的參考。

二〇〇四年五月於北京

編案：此書大陸版書名為《考古學家張光直文學作品集粹》。

## 張光直的精神魅力（代序）

李 零

張光直教授離開我們已經一年多了。他走後，凡與他有過交往的人，都說他為人厚道，學問了不起。可是沒有見過他的人呢，他們除了讀張先生的書，要想了解張先生這個人，就比較困難了。為此，我們編了這本紀念集，一方面寄托我們的哀思，一方面彰顯他的業績，讓讀者知道，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作為一摞書，張先生的精神魅力究竟在哪裡。

張先生這一輩子，從北京到台灣，從台灣到美國，然後又回北京和台灣，往來各地，溝通有無，胸襟博大，最少偏見，真正可以稱得上是國際化的學者。但在張先生的回憶錄中，我們發現，他還是一個鄉情濃厚，再普通不過的中國人。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個既會說「標準的京片子」，「也會說台灣話」，雖學過日文，但「從小就不喜歡日本人」，自認為是台灣人，但也是閩南人和中國人的「番薯人」。他對他的故土北京和台灣，對他的父母、老師、同學和朋友，一直有詩一般的魂牽夢縈，又透著淡淡哀傷。

有件事也許應該特別提到，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張先生第一次回北京，回到他的出生地，他小時候待過的地方。在那裡，他看望過一些「故人」，勾起難忘的回憶。後來，他以「吳襄」為筆名（此名恐怕是「無鄉」的諧音，正像他母親易名「心鄉」，是個寄托鄉愁的名字），在《秋水》雜誌上發表過三篇小說。小說中的人物，從角色類型講，我們都很熟悉，但和張先生的記憶對比，反差太強烈。這些

故事，有些就是張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裡當真人真事講，其實是屬於歷史性的東西。張先生筆下的人物，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那個特殊時代的產物，真誠、有理想、捨身忘我。然而半個世紀過去了，結局又怎麼樣呢？他們的結局好像很慘，至少是命途多舛，讓這個在北京深受感染而且在台灣蹲過監獄的他，有一種不知家在何處的悲涼。

第三篇小說的結尾，「老張」遞給主人公「我」的雜誌上，那個《萬世師表》劇中對旅美學人提出的問題令人震動：

將來若是你們的孫子孫女——不論是用中文還是用英文——問你說：「爺爺，你在中國最艱苦的時候，給中國幹了些什麼事呢？」請問你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讓置身局外、獨善其身的主人公發愣半天，一時說不出話來。

當我們讀到這裡，不禁又會想起，張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最後說的那段話。他說他是受了五〇年代以前的刺激，才去探討「人之所以為人」，但五〇年代以後的結論是什麼呢，我們還在思考他的問題。

他既預言過「社會科學的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中國的世紀」，他也批評過「一九五〇年以前，中國考古學最主要的特徵是民族主義。」

張先生是個四海為家的考古人類學家，但他心中還是有個屬於他的家。

《人民日報》編者按：張光直先生去世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輯了紀念文集《四海為家——追念考古學家張光直》，這一文集於二〇〇二年出版，本文為編者「寫在前面的話」。

載於二〇〇二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報》

作者李零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 目錄

## 張光直文學作品集／考古學家張光直作品集粹

向台灣讀者說幾句話／張光正／一

編者的話／張光正／三

張光直的精神魅力（代序）／李零／五

### 建國中學時期的作品

老兵的佛像（一九四八）／3

故鄉（外二章）（一九四八）／7

學校生活散記（一九四八）／9

文學是為多數不幸者存在（一九四八）／13

伐檀（一九四八）／15

建中風景線（一九四八）／18

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一九四八）／20

## 小說：小人物描寫

楊老師／27

孫在芳／35

王恢和李繼禹／42

## 《張我軍文集》前言、後記及紀念文

《張我軍文集》編者的話／57

《張我軍文集》增訂本後記／59

父親可以放心了

——紀念父親逝世三十週年／61

## 回憶錄

番薯人的故事／65

（原書附錄）羅岡（羅鐵鷹）及羅鳴致張光直函／118

張光正：關於《番薯人的故事》／122

張光正代《番薯人的故事》著者勘誤／130

我求學和就業於茲的哈佛大學（一）／132



我求學和就業於茲的哈佛大學（二）／137

## 其他

關於中國文化研究的談話／143

新年三夢／148

台灣考古學者該與福建和東南亞交流了／150

抗戰與學術研究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153

與加拿大學者海基·菲里交談／157

## 致張光正信函（共十封）

第一封（一九八四·七·廿五）／171

第二封（一九八四·十一·十九）／172

第三封（一九八五·一·廿一）／174

第四封（一九八六·二·廿六）／175

第五封（一九八六·六·十四）／177

第六封（一九八八·六·十二）／178